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四十五

明刑類

萬曆疏鈔卷四十五

明刑類

歲清天下囹圄疏

孫丕揚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二十一年六月

據浙江等司案呈犯法愚民何處不有戾法冤民亦何處不有若非每歲清理必待五年差官寃抑之犯難免圜上合無照兩京矜疑事例歲酌一字其於獄政裨補不小等因到部 臣 惟國家典章兩京寃犯春秋時得荷德意而矜疑之以 都中含寃之夫鮮不

昭雪於天日者惟是省直輕重繫囚奚啻百倍京師也乃君門萬里獨不得偕郡人歲與天恩非所以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之聖治也既經各司具呈相應酌處 臣 查得成化二年萬曆十三年審錄之例即會通行天下旋即報罷豈非以省直地方各有審錄御史在耶顧御史職掌執法原無歲例即官御史時亦不敢輕開什者 臣 請 皇上施好生之德擴解網之仁始於邦畿終於四海令匹夫匹婦無不被堯舜之澤則惟有歲歲處處開矜疑之例焉耳

蓋犯人之在獄也情狀甚難巡撫允而巡按不允者
恒獄於斯巡按允而巡撫不允者恒獄於斯赴理於
藩臬守巡申詳於郡縣守令不允者恒獄於斯夫人
命強盜或以贓証而遲疑中之流徒軍犯或亦必追
贓而淹滯小之贖金錢債或無財而追比亦必恒獄
於斯近者動遲歲月遠者或久禁縲紲不得歸結合
天下囹圄而總計之蓋不知其幾千萬人已此皆仰
仗　皇上照及覆盆則得生不照則不得生者也　臣
願　皇上於巡按每歲審錄之外再申澄清囹圄之

法師兩京會審之規爲撫按會疏之例方春時和也
每歲聽兩直隸十三省各撫按官會行所屬問刑衙
門各審部內輕重囚犯有寃抑者按察司居省會也
即審省會之囚守巡道有分土也即審各道之囚皆
身親巡歷不得調審州縣爲諸囚憂亦不得委審守
令除情真罪當審無寃枉者照舊監候外中有死罪
矜疑軍徒杖笞情可原宥者許各詳諸撫按會疏以
請第一列死罪之可矜可疑者每人述哀矜之狀其
次列軍徒追贓之可遣可配者每件述處分之由又

其次列笞杖之可保可釋者　今監禁之犯撫按疏期勿過夏月爲率大都輕罪自發落無致久羈重罪仍聽部覆恭候　聖裁務使歲歲力行處處清審則天下郡縣無一不清之囹圄無一不清之罪囚如是歲審天下寃民庶幾漸少　皇上政舉刑清之化豈不永賴於海隅蒼生也哉

約束郡縣省刑罰疏

孫丕揚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

該浙江等十三司案呈司寇職掌邦禁郡縣分理刑名必須守令刑罰能省然後郡縣寃民可無國初民淳刑省郡縣尚樹戒石以儆官邪自今淫刑濫罰強半海內可無約束以救無辜等因到部 臣 惟天下之治平貪酷之利害之也吏治之貪酷刑罰之過使之也故善圖治者先省刑罰而已所據各司等呈委于邦禁有裨顧今天下刑罰最害民者不在大辟遠戍

之重刑而在過捷過罰之輕施重則動必掣肘禍人也恒難輕則欲可從心禍人也恒易故鞭作官刑刑之輕者也聽訟者誰不易之然酷吏借此每以制人之命故或有過志忘倫而刑者情流喜怒而刑者時違天人而刑者過可矜疑而刑者一不省約而任法即令罪不至死之人無故而就死地此與決不待時何異焉天下之傷民生者孰大于此金作贖刑罰之輕者也聽訟者誰不易之然貪吏藉此每以利人之財故或有罪內罪外而罰者錢粮里甲而罰者公用

上司而罰者有兑扣錢穀而罰者有一不省減而任情即使犯非破家之人忽令無立錐地此此與沒產入官何異焉天下之傷民財者孰大于此如是而欲其民樂畎畝野寧雞犬難矣哉昔仲尼論從政之屏惡以不教而殺爲虐荀氏論衛禁之諸侯必教之不改而治茲欲遏貪酷接踵之風俾盡海內而刑清政舉約束之教容可已乎先臣丘濬嘗請禁於孝宗廟矣彼其時條教未布民到於今思之臣 叨掌邦禁僭採謗言稽律例之未有借人利已察閭閻之共患守令假以虐

民者各擬約束以立教範刑罰兩端共一十六條直
陳民情逐欵後列固不敢輕於律例以防民而縱民
亦不敢重於律例任禁暴以為暴令無遍行天下撫
按各令所轄郡縣書置座側俾海內宂民曉然知
皇上覆載深仁不欲吏之濫刑也如此不欲吏之濫
罰也如此庶幾明命照臨一一顧諟閒其在官也接目
警心有所畏而斂迹其在野也家傳人誦有所恃而
安枕斯於力挽貪酷手援蒼赤率天下之守令而革
心革面必此刑罰之約束為首務夫撫按諸臣專制

一方即身督守令親省刑罰爲天子肩治平之任者也刑罰約束欲從省矣貪酷者不察而入薦何術懼天下之貪酷刑罰約束惡不中矣廉能者或棄而不錄何術與天下之廉能此猶以治名實之辨民隱休戚之端朝廷嘉隆治迹遠讓弘治其機皆決于此是在察吏之撫按彰善癉惡舉直刺枉肯覈實耳如此則條教迪之于先導天下羣吏遏未然之刑罰激勸督之于後懼天下羣吏遏已然之貪酷即能任刑任罰豈得暴彼民哉 皇上欲爲生民立命脈爲海內

隆治平舍此適治之路似無由也伏乞 皇上再加
裁酌如果芻蕘可採恭候命下容 臣 通行撫按諸臣
即將後開省刑罰諸約束狀照依國初戒石事例各
書守令公署以示遵守其撫按舉刺獎戒務考刑罰
計寬嚴有無破敗人産有無殘害人命有無貪酷形
狀而賢否之以示激勸仍先將各郡縣遵依緣由咨
部知會郡縣不省刑罰者聽撫按查考撫按不覈實
守令省刑罰者聽部院查考將見仁心仁政沛然海
宇斯民永賴無疆矣 臣 不任懇切祈望之至計開省

刑約束十一律例原無宜省刑四條勿用磨骨釘釘枷
號勿用數百斤三四人立枷勿用帶根板水缸杖生
樹棍勿用腦箍竹簽嘴掌背花二倫理當重宜省刑
四條父子兄弟告者恕父兄刑夫妻尊長告者恕夫
與尊長刑妻妾替夫誣告者省妻妾刑子弟替父兄
誣告者省子弟刑三刑流防過省刑四條先加撻者
後莫加撻人加撻者我莫加撻已刑下體莫刑上體
已撻輸者莫撻贏家四情偏防過省刑四條勿偏聽
原被告加刑勿過疑証佐加刑勿出我聰明加刑勿

怒人強項加刑五避天時省罰四條旱荒宜省刑寒
暑宜省刑霜雪宜省刑節令宜省刑六體人情省刑
四條屍親宜省刑救尊長者宜省刑訴冤枉者宜省
刑口訥宜省刑七人可矜者省刑四條老少者宜省
刑饑寒者宜省刑病初愈者宜省刑殘廢篤疾者宜
省刑八人可疑者省刑四條官員宜省刑生儒宜省
刑婦女宜省刑賊情曖昧宜省刑省罰約束一省罪
內罰四條勿輕罪已擬而又罰勿重罪輕擬而加罰
勿收無力贖為有力贖勿改輕罪贖為重罪贖二省

罪外罰四條勿因事白罰富民勿脅短明取罪民勿
罰紙穀收折價勿受賄賂故出入罪三省錢粮罰四
條勿取常例寬限勿取重收秤頭勿染投櫃拆封勿
嗇多派大戶四省里甲罰四條勿明徵會銀暗用里
甲勿里長輪支又派殷實勿用銀多而累管支包補
勿用銀少而令行戶出物五省指公費罰四條勿指
迎送科罰勿指來覲科罰勿指士夫科罰勿指截粮
科罰六省指上司罰四條勿指上司取無碍銀罰勿
指上司送長夫銀罰勿指上司發獎勵銀罰勿指上

司送節壽禮罰七省尅扣罰四條勿尅扣船車官銀
勿尅扣各役工銀勿尅扣各行稅銀勿泒取地方土
宜八省紙贖罰四條勿尅上司官銀食穀抵數勿尅
自理贖銀餘穀作正勿尅賑濟銀兩發倉欺人勿尅
修理工銀勸借肥已

敬循職掌備陳冤獄懇乞聖明嚴申正律以重
民命以廣聖仁以感召天和疏

江東之 大理寺少卿 萬曆二十四年二月

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御世昆蟲草木咸得其所矧人命至重豈可獨殺故議獄緩死寧失不經我
國家尤慎重之恩例有熱審減臨刑有覆奏請者 皇
上允刑部之請令撫按諸司清理囹圄加恩於可矜可緩之刑不啻大舜之好生神禹之泣罪矣然獄有大弊有大冤臣請得而備陳之臣曾讀律至代寫招

草增減情節之條未嘗不歎仰　太祖高皇帝定律以防奸弊無所不至今天下有司率置此律於不行曰紙逼招情節盡出積猾之手無則增之以為有文其故入之害則有減之以為無以逞其故出之私舞弄數字索賄數千金筆刎紙管牢不可破雖有智慧不能得其真治獄之弊莫大于此　臣願　陛下嚴勅所司以律治人無以官犯律舞文必遣以示奉律之謹恤刑之臣能詳審兩造不眩於成案者亟紀錄之庶幾弊可革也至若律定於　皇祖為萬世不易之

經例行於列聖為一時懲惡之權情重律輕者引例
以懲之不必泥於正律之文情輕律合者依律以斷
之不必拘於新例之引若一槩引例有重議而無寬
科是亦行法之弊矣 臣 願 陛下嚴勅治獄之臣悉
遵正律而慎於引例庶幾法可平也夫猾書之當革
引例之當慎此法內之弊也在已定者尚可以改擬
乃圜墻之中天日不照有法外之冤焉則已死者不
可以復生 臣 讀律至凌辱罪囚與淹禁囚獄尅減衣
粮與不給醫藥顧倩自殺與謀求殺害數條森嚴昭

如日星未嘗不敷仰　太祖高皇帝定律以矜獄囚無所不備令天下有司置此律於不講有任性之燥而因微言之激怒有行已之汙而聽豪家之賄托於罪不至死之囚或用囊沙壓面不逾時而死或絶其飲食不三日而死一紙病狀一命立傾殺之無刃驗之無傷小民飲恨雖深情不能達　聖世施恩雖廣法不能周臣每切齒酷吏欲具奏而未能也今臣待罪大理同官商確每遇重囚必求其生不得而後死之一歲之內駁回數人未聞再問旋報病死其間固

無謀買情或問官過於自信不欲人駁已也　高皇
帝設大理寺之意謂何且在輦轂之下況四海九州
之遠郡邑衛所之罪不至死各官任意假病以殺之
者不知幾百千萬是以肺石少不冤之人棘林多夜
哭之鬼雖欽恤之臣一歲十遣無能救於死亡其上
干天和災沴頻仍於寓內下叢怨氣干戈竊此之由
矣伏乞勅下刑部都察院申明治獄律例嚴飭各官
通行內外督率十三司各除自罪毋風厲殺人每遇
朝審熱審之期無論已結未結凡死獄中者開具名

數奏聞以便稽考在外偏行十三省巡按御史清查所屬郡邑衛所凡獄或遇天災流行罪不至死者許令保出其死者果以何病以何親人知證必具文申報如有隱匿或有他故及屍親首告者從重論降若以繁文可省徒流杖贖皆報王司何於人命不然也從此長吏恐法網之觸狴犴無瘐死之多全一人之命即陛下之澤及一人也全千萬人之命即陛下之澤及千萬人之也寔嚴蟻穴隨在沐陽春之輝九垓八埏無適非恩波之被聖壽萬年無疆國祚與天罔極矣

明詔重須皇恩宜廣乞釋纍起廢以順輿情疏

周曰庠 刑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四年二月

臣惟人主綏猷致治惟此一心方主心別有向往天下日望其察識及主 心既有覺悟天下日望其擴充前此七八年間一人之精神與羣工之意氣幾不相貫九重之德意與四海之休戚幾不相遇須幸國慶駢集 聖衷轉圜行政用人皦然與天下更始撤回礦使分解稅銀寢止煤稅封閉寶井珠池巡撫久缺者一旦推補臺省久候者一旦收用且又注意春秋

衍義兩書用圖至理中外臣工延頸舉踵望之數年
不可得者忽快覩于一日此謂天機自動善端自萌
朝無缺政世有淳風率由于此臣何敢妄有陳瀆惟
一念願望無已之心尚見有一二所當推廣者不敢
不竭愚衷以備採擇伏讀恩詔首款見已未發覺已
未結正者咸與除赦惟欽依人犯不赦臣不敢謂一
切欽犯盡宜開釋惟就其中有觸事陳言致干聖
怒者有因人株連致罹法網者有法司研審已明屢爲
題釋各犯幽囚已久自望生還皇上御宇三十四

載于茲其間處決重囚一不過數十決過人犯僅至百餘邇且停止數年不忍加決豈非親見其中真有寃抑者在乎且數年以內有察其無辜繫之甚久而終得釋放者有怜其詿誤逮之未幾而隨得補用者剏於今殊恩四溢沉寃得解者此去不知凡幾獨令此輩未獲生入里門再見父母妻子 皇上豈其忍乎此繫官有當釋者臣所為願望一也又伏讀恩詔一欵見中外職官養病致仕及降摘罷閑者俱准起用惟衣不敘者不准臣不敢謂一切廢臣盡應起用惟

就其中有義關宗社舉朝不敢言而彼獨言之者有計切閭閻衆論不敢先而彼獨先之者語雖過激心實無他迹似沽名情誠爲國　皇上自去年以前但施一善政布一善令孰非以前諸臣所爲效忠悃者身退藏于林莽言得採于廟堂豈不明見其中有不容終棄者在乎且萬曆初年有科臣建言謫爲典史尋即起用仕至尚書者有詞臣建言廷杖爲民尋即起用仕至侍郎者矧今殊恩四達衆正登用者比去不知凡幾獨令此輩窮愁林壑不得再攄尺寸　皇上

上豈其忍乎此廢臣有當起者臣所爲顒望二也今

恭上　聖母徽號再頒明詔海內臣民靡不歡聲莫

得再蒙殊恩況夫幽繫屏逐之臣誰不慶千載之一

遇伏乞推廣德意勑下刑部將欽依人犯分別輕重

某當監候某當甦放議擬停妥開入新詔爲彼再生

之路勑下吏部將永不叙用官員分別真假某當姑

置某賜環議擬停妥開入新詔爲彼圖新之機又或

特渙綸音釋者徑釋若近日傾脫馮應京於圜扉起

者徑起若先年召還趙用賢於田野此在　皇上不

測之恩在諸臣爲望外之幸猶足以熙鴻號而光史
冊總之在一念之擴充間耳惟我　皇上留意焉

解澤已流纍臣未釋乞賜生還以光新政疏

宋一韓 刑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三月

臣等聞人臣事君與子事父無以異也父母或有所甚恚于人雖有家督情切泣諫然機未逢便語難驟入寧過而從毋過而激之一旦家有吉祥善事威嚴已著調和可施即平日所甚恚者當不俟其言之畢而渙然氷釋蓋所謂積誠以感動者宜如此耳曹學程以東事獲罪天下莫不憐之然而閣部無敢固爭者遵奉昔日之旨以君父之怒爲怒也茲者皇孫誕

育慶典告成閣部又不得不言者遵奉今日之恩詔以君父之喜爲喜也聞之一人不獲保衛之辜三訊未平司寇之罰其所爲循職而將順也盖違辜而追罰非褒德而市譽也夫宴飲者一人向隅而泣滿堂失歡會有曾天賜赦違遝均被而獨不得沾擴蕩之恩于待從之臣是惡人高位老盗迎門而令臣謀士不得以一面自脫也郎孤臣自嘆不辰而陽春亦不到矣故閣臣請溥聖澤也非爲學程也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我國家定律亦有犯罪存留養親之

義須者恭上徽號長樂融融海內嘉　聖母之純嘏而因頌　皇上之大孝乃學程毋生旣不能養老且不及訣錫類之謂何其母乃非　聖母之心乎故閣部之請廣聖孝也非爲學程也傳曰山藪藏澤國君含垢須陝西逮捕縣官復寬之滇南戍內而竟平情以處　聖心空洞曾何芥蔕之有不可使天下謂大度如　皇上而終不釋然于學程一小吏謂匿瑕納汚何哉故閣部之請廣聖量也非爲學程也人亦有言死有輕於鴻毛亦有重于太山國家之于學程挫

折至而困衡深矣河清難俟朝露先零　皇上雖欲宥之其道無繇也與其傳之靑史有死諫之名孰若釋之一朝播賞諫之名乎故閣部之請惜聖德也非爲學程也臣等待罪刑垣見被逮者盡釋駸駸有刑措之風獨是學程未放尚爲新政之缺因念臣等叨列諫職排難定紛不及學程遠甚而飽食大官旋進旋退胡顏之有故從閣部之後而贊一詞惟　皇上深惟閣臣將順之意特赦學程生還新政又一奇也臣等不勝翹跂待　命之至

旨意律例最明故違強解無禮謹再闡繹糾正

以昭法守疏

梁有年　刑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十二月

臣等竊見刑部右侍郎沈應文爲問擬科場奸弊枉法臣等糾舉具本認罪請將鄭汝鑛枷號以洩章縫之恨併究合同贓數下落臣等蓋服其不吝改過矣顧所稱臣糾舉不嫌求重而自居于據法問擬且錄律例全文進呈御覽則又敢于欺罔矣臣等非好爲多言而律法所係不可無一語糾正夫鄭汝鑛割卷

之獎國朝創見故明旨謂其行險害人殊可痛恨着法司嚴行鞫審而應文固畧不加刑嚴乎不嚴乎即云該司震慴以析楊亦故以捲長安衆人之口明旨要見同謀之人而應文反以爲造謀于人夫使汝鑛迕上詳此謀雖有神棍胡能入之　明旨着以從重問擬而應文顧獨輕于免枷即云例原不枷獨不思例爲央免營幹者之有所被騙也故遣其營幹而免枷其被騙乃汝鑛業已中式豈有所被騙者比耶應文謂被誆者如盜賊誘從之徒故不枷不思果若誘

從之徒便合于不分首從枷號之例矣居常講讀之謂何乃矛盾至此耶例之意義甚明而應文且強解以欺　皇上尚復有人臣禮哉至于以懷挾例為民與營幹例發遣相提而論是矣而謂終身烟瘴重于一月枷號何巧言之甚也犯有差等則罪有差等終身烟瘴充軍後與為民對看而以懷挾者之猶枷號分月可以對割卷者之不容不枷號三月矣若謂例有一定法無兩引則例方新立而法方新行也舊例意義可以參證而應文牽強附會以欺　皇上尚復

有人臣禮哉至謂不能于例外從重失于奉法之太拘更爲可異　明旨將裁割一款添載條例正謂向無此弊向無此例何曾有例之內外可尋法之已成可拘故必如　明旨之從重問擬載之令甲斯足永革弊端耳令之應文于同郡年家子則弁髦　明旨而與以不枷之别例于議定條款則委曲其詞而開以通同緊枷號之本例獨不思例因汝鑛而有則枷當從汝鑛而始應文豈不知之止爲欲免汝鑛之枷故說爲不通同之說即以此說免汝鑛故不得不議

通同則枷不通同不枷之例畫蛇添足應文之心獨
苦矣由此觀之不獨汝鑛之枷當亟行即新例內之
巧云不枷者亦當併削無以一人之私而貽後世以
弊端之法也應文實違　旨從輕而妄謂臣等不嫌
求重將誰欺哉若謂炤瘧充軍已重則汝鑛不枷而
為汝鑛用命者反枷果孰輕而孰重耶抑誆騙之說
臣等前疏已具直論鑛之得中與不得中耳得中而
得財即關節與割卷互異亦非被騙不得中而先哄
去財即終始關節亦屬被騙豈眞陽說關節陰謀割

卷之為被騙如應文所云耶總之汝鑛一日未枷則
明旨一日悖違則應文之法守終屬未稱而心迹終
屬未白觀其送大理寺招詞最多回護固不能蒙該
寺亦不能朦臣等亦不能朦天下人除該寺所駁及
臣等前疏所摘外卽如紹興府三字若果無私何須
回護而招內亦止云鄭汝鑛浙江上虞縣人此則自
來招體所無亦可以畢見其隱矣應文弗自深惟而
反謂該寺所駁不及免枷之議其不為該寺所笑者
幾希且株連之慮蓋謂禍起不測及盜賊妄扳者耳

汝鑛贓至二千人屬在事豈有苛求恐致株連之理此真不知其何心可謂非該部未了之案乎臣等所守者法惟期無天下共明之不能坐視應文之敢悖明旨復強解律例明肆欺罔使法紀不著于上下輙聞繹其詳糾正以聞伏乞皇上睿斷施行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萬曆疏鈔卷四十六

弭盜類

萬曆疏鈔卷四十六

弭盜類

安民弭盜疏

王德完工科都給事中萬曆二十一年十一月

臣等待罪該科頃聞河南饑民流離礦盜嘯聚勢甚猖獗情有可矜不揣下愚謬陳三事斬破常格用拯災異翹首賜俞未蒙發下臣等固宜屏息以待何得再有贅陳第數日熟思皇恩不布則饑民必難甦息盜賊必難消弭上意未宣則司農無由覆題撫按

無由遵奉事體關係重大與尋常條奏不同前所請乞萬非得已臣等冐昧謹以初說再為申明　一曰議放賑夫賑行於江淮此特恩也河洛間安得以例請然礦徒結聚皆云饑餓無聊撫按以榜諭即日放賑矣又疏請倍加賑恤矣　聖旨亦令還籍聽賑矣夫前許之而後不結非所以為信也下求之而上不應非所以為孚也名與之而實不至非所以為德也且賑汝南而不及開歸則疑於畀賑河南而不及山東則失於偏賑出郡而不發大庾則病於涸矧盜起

而賑孰若盜之未起而賑亂成而賑孰若亂之未成
而賑與之太晚得之無恩今日賑濟事實難已而非
自臣始發之也　二曰蠲起運夫起運以待上供何
得輙言蠲然今民窮已極賣妻鬻子止博數錢搗葉
磨根尚欠一飽若催徵之令未已則賑濟之意謂何
而議者動謂起運原無蠲例然事窮豈能膠柱乎矧
舊例又非盡無也又謂此端不可擅開然異災豈得
常有乎倘有之亦難坐視也當今險危旦夕難保其
不堪捶撻也明甚上縱不蠲下將自蠲名雖不蠲實

則無異於蠲與其存不蠲之虛名終無益於國儲而或爲胥吏魚肉之地孰若普蠲恤之實惠大有裨於民隱而可以成守令拊循之功倘謂國用匱乏難蠲其全則蠲其半不能蠲之於今日亦當緩之於異時而當事者又謂停徵并追反爲民累夫一二年之賦并責之一年其累民也誠非小矣然垂死之民督趣以速其死其累民不爲尤大乎知其爲累孰若使之不累停徵不可孰若帶徵此蠲免之令萬不能已者非喜事也　三曰行平糴夫冬之鬻妻子至春則無可鬻

矣冬伐桑柘至春則無可伐矣賑濟之已窮而接續之無計則非特平糴誰能少延臺臣章守誠假江淮墊溺疏請扣留過淮漕粮平糴部覆謂平糴活民所見良是但今歲漕粮悉已過淮然今歲之漕已過淮者固爾無及來春之漕未過淮者獨不可留乎若曰臨德漕粮已難搬運則一以賑濟一以糶糴其用固不相妨也河南巡撫趙世卿巡按陳登雲會疏請留漕粮賑濟臣以爲賑濟當扣錢粮而漕粟當專資平糴斷不可已乞再留南粮數十萬石平糴救民藥石

之言亟宜採擇夫江淮則留江北之漕河南則留河北之漕兗東則留山東之漕其為力挽甚易江淮則留漕二十萬石河南則留漕九萬餘石兗東則流漕四五萬石其為數又非多借之於今而償之於後易之於民而還之於官其為力不窮其為惠又不費此古今救荒良法而司農所樂從者非皆齟齬不相合也夫不賑則無以救旦夕不糴則無以待來春不蠲則上有所施而下猶不被其澤三者並行缺一不可此舉動行於朝廷而四方民命之存亡盜賊之生息

咸判於此豈同細故乃漫不動心耶昔漢臣汲黯告
武帝曰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父子相食謹
便宜發賑請歸受矯制之罪今河南江淮水患豈啻
萬家父子或至相食臣等再四煩聒罪無所辭然得
與汲黯同罪死且不朽伏惟 聖明俞納即漢武且
拜下風臣等無任憤越待 命之至

謬陳安民弭盜疏

李先芳 戶科右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

臣惟奸宄盜賊之作必起於饑饉凶荒之後生計無聊故自甘於不肖衆心相煽故合從而嘯起苟上之人早施恩厚先以寬和鎮靜維其心迹折萌芽繼以法制禁令定其志未有不挾倡而潰決者也復自夏秋以來浙直湖廣在在告饑其尤甚者臣姑不論若淮安以北德州以南青徐兗豫方千里之間正中原腹心襟帶之地臣得於行旅之所口傳皆云草根樹

皮悉充饘粥鬻子幼女半塡溝壑未死者行乞於市中巳亡者僵仆於道側城邑村落之外或至一望無屋百里無烟 臣誠不忍列聖累代生息之遺黎 陛下愛養二十年之赤子而一旦死亡顛沛遽至於此夫腹饑不得食身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頻聞白晝通衢已有剽人而奪之金者矣彼其爭旦夕之命而計緩須臾無所賴藉不暇顧惜何憚而不爲此亦勢所必至無足疑也卽聖明在御德洽威行萬萬無揭竿持挺狂逞潢池之

事而治之貴未亂也防之貴未然也可泄泄然不亟爲之計哉　臣　愚備覽古今變故往往生於煩擾成於弛縱於積玩之民猶不可恩威並運張弛並用然後民安而盜息庶乎其可弭矣　臣　請得終論之其一借運米昔人謂千斛在市物價既平一邦之食自故救荒惟常平爲善焉雖若寒府各郡猶有糴米獨至我朝盡廢此法動仰給謁賑而民始病矣頃者漕臣請截留二十萬石平糶以濟淮南官不失價民不失食最爲兩利之道謂宜亟允其請併以施行之河

南山東酌議米價勒銀解部俟來歲近京豐穰畧倣陸贄和糴之法召商旋納既出陳而易新抑餘腳價且捐一而得二即謂京儲不容輕議權緩急較利害害偶一爲之無妨也其一曰撫流民嘗考劉千斤石和尚皆以流民起釁覆轍在前昭然炯戒比聞扶老携幼者日不下千百爲羣矣如得賢有司勞來安集遣還復業皆我良民即不然擇曠土而授之給牛種而耕之民方窮時易於見德凡此轉徙之人誰非土著哉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東南有可耕之人

而無其地昔人嘗苦於均民之無術均之此爲其時已富粥因救荒而足兵盖亦此意旣消變於目前且開利於日後不可不亟請也其一曰弛贖鍰夫國家倣古酌令量罪納贖其始本以積穀備荒也而後乃起解也撫按取盈於起解之外而利其餘司道府縣又取盈於開報之外而利其餘不才上官以擬罪多寡爲喜怒不才有司以多問紙贖爲趨承甚且修理有科因米有罰夫果用之工而食之因耶其獘由於藉口起解而脂膏自潤堂堂天朝豈必須贖金爲濟

也合無明勑撫按重災之地一切停免或俟年豐量解爲便其一曰禁告訐國家甚嚴誣告反作之律所以抑遏刁頑保全善類良有深意邇來問刑衙門既已審實招虛又云姑念愚民免其抵罪徒博和平之譽大開健訟之門此風一啓奸人得志或一詞而株連數十人或數人而說呈一事人命則有苦主欺詐則有被害何與旁人事而奸豐起爭之此非營私即係誣善且一人在官一家不寧道路往來之費吏胥需索之費移之以餉餓夫不知其活幾何人矣合無

明勑撫按轉行各屬除切已重情外一切報罷為便
其一曰核欺蔽盜賊之初發也以一吏卒縛之而有
餘及其成也以干戈征之而不足令之有司往往諱
大盜為小盜隱小盜為無盜苟且掩飾長此安窮臣
愚以為寧輕失事之降寬捕獲之限而不可不重欺
蔽之罰查得先年奉有明旨近來捕盜法嚴各官
及隱匿規避如事發不行奏聞一體治罪欽此真不
啻斧鉞之嚴也如蒙乞賜再為申飭庶撲滅以時而
不至于滋蔓難圖矣其一曰戒姑息嗤嗤之人一倡

而百和嗷嗷之衆易動而難安臣昔見二三煦煦于譽者或寬其攘竊之誅或導以借貸之意衆心搖動釀成大變不免禽蒐草薙迺克底安定則愛之適以害之查先年奉有　明旨朝廷惟惜窮民不宥亂民欽此眞不啻日星之炳也如蒙乞賜再行申飭庶人心警懼不至作亂速禍矣臣愚非不知請蠲請賑然後于民庶爲美談議省然後於朝廷爲本論然用方告誡而徼不可繼之施民已就死而講不可待之討此何異操瑟齊門激西江而蘇涸轍者乎臣一介草

并荷蒙拔置刑垣歷歷朴忠事求成可若芻言之而已則議之所不敢出也如可採擇伏惟

陛下勑下所司酌議施行

民窮盜起時事可憂懇乞聖明申飭捕盜條例以弭大亂以安民生疏

蕭近高 刑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

臣日前接得山東巡按蕭淳一本爲劇盜殺人劫財勢甚猖獗事臣竊歎以爲當今民困財盡之時盜賊竊發所在縱橫寧獨東省爲然及今近日又見巡捕營參將王弘爵等具揭爲異常梟寇糾衆橫劫伏肆拒捕官軍奮勇擒獲首惡等事臣又竊歎以爲京師輦轂之下賊勢敢爾橫肆幸而官軍圍擒首惡然猶

戳傷軍番張大福打傷軍番賀成等九名又況於下
邑窮鄉其陸梁肆害又當何如夫大盜之發必有釁
端去歲京師水災異常今歲南直江浙吳楚之地水
災異常沴戾相尋汙菜君黎民不聊生氣象愁慘此
竊盜之囮而奸雄之資也以易動之人心迫之以窮
蹙之事勢伏有豪奸凜者藏名遁跡鴟張虎視之徒
鼓倡其間一夫大呼響者四應縱無成謀亦能始禍
臣觀秦隋唐末諸寇或起畎畝或起商賈或起士卒
或起異教或起擔負其初起草澤時擒捕撲滅一卒

之任耳既而積玩成肆以小合大滋蔓難圖加以太平既久所在無兵無事則玩縱有事則倉皇遂致朝廷力不能制揭竿斬木盡爲戎首則今日盜賊之縱橫所關於地方之利害國家之安危良非細故然所藉以安輯消弭惟地方良有司是賴耳昔渤海羣盜起漢宣帝用龔遂治之遂行郡而盜賊悉平安帝時朝歌縣盜賊屯聚乃以虞詡爲朝歌長賊隨解散是地方得一良守宰固足賢于萬師矣令之留情民隱式遏亂畧者多有其曲徹而不欲問熟視而不敢訶

者恭必無也歷深者塗飾以待遷任淺者掩蔽以逭罰故有明火持仗聚至千數百人者掩之爲鼠竊有人贓俱獲者寬之以縱舍甚有夥行白晝大都之中地方幸而擒殺者輒罪之爲貪功爲生事以故奸徒聞風益熾結黨橫行流劫殺掠其氣甚惡居民重足屏息人情洶洶雞犬不寧道路以目嗟乎民生至此亦何恃以爲安乎周禮十二荒政如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諸條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民獨于盜賊治愈嚴急誠以迫於饑寒怨忿思亂盜賊必多殘害生民

不可不除也今非惟不之除也坐視其流劫而莫之恤一遇事發又故而縱之是施之奪也民間災傷之後又益以流劫之慘是重傷也則幾無民矣且小盜盜之積也今之鑁鋤白挺胠篋探囊之輩卽異時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雄也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小則爲劉六劉七爲鄧葉大則爲陳勝爲胡廣此其毒毋不獨在小民而禍且移之國矣是可不爲深慮哉查得大明會典內捕盜條例一欵凡強盜打劫各該有司軍衛員役不分事情輕重務要登時從實申報如有

隱匿者撫按官即將各該員役應提問者提問應參
奏者參奏酌量情罪輕則罰治重則降斥議擬上請
不許容隱違者聽部院該科參奏重治又一款各處
民間被賊打劫即時擒獲者不分城內城外各掌印
巡捕官俱免罪一月之外不獲通行住俸候拏獲一
半以上方准開支若中間能獲別起及別府州縣正
眞強盜及各越獄重囚亦准抵數但不許將照捕名
數朦朧捉拏以圖抵飭仍通計一年之內除盡數拏
獲及拏獲一半以上免罪者不計城內外積至五起

城外及無城去處至十起以上不分軍衛省司掌印
巡捕等官參究問罪俱降一級文官送部武官於本
衛所各調用兵備守巡官分別罰治明例森然載在
令甲此在太平無事之時且宜兢兢矧今民窮盜起
四郊多壘之日可視爲故常不一爲申飭乎伏望
皇上以宗社生靈爲念思患預防亟飭各地方撫按
監司諸臣相與明憲飭法嚴行督屬加意消弭禁戢
以安地方居常則潔巳愛民遇災則多方賑濟務令
窮民得所是爲弭盜之本保甲之法卽古比閭族黨

之遺出入可以相守緩急可以相濟城市村落在在
可行要在着實振舉即有豪奸何容厠足是為弭盜
之方地方有魁夙廉得其主名即宜踪跡窮治一有
發覺固不可株累平民其眞犯即當盡法處置盖人
情愈寬縱則犯者愈多一發而大創之自當衰止是
為治盜之法而又兩台監司督率于上司寧飭勵於
下臂指相使紀法嚴明神氣不振而自張非惟可以
消目前之釁且可杜未形之憂此雖經生當該顧所
以安民已亂道不出此語又見近日各省撫按重犯

越獄之奏如湖廣鄖陽巡撫以江陵縣獄失囚報山東巡撫以丘縣罪囚越獄報又以青州府監疎防強賊反獄再寬限期報四川巡撫以雅州強犯越獄報浹旬之間報牘四至夫成獄重犯類皆積猾巨憝與亡命流劫之徒其呼吸可相通其氣力可相使者也逸虎兕于曠野而欲其不噬人萬無是理誰司典守而踈縱若是乃歷歷委其罪于一二簿尉及三四獄卒乎查獄囚脫監及反獄在逃明例甚嚴是又當與捕盜限例並行申飭以警怠玩者也臣區區杞憂謬陳

愚悃仰瀆天聽如果臣言不謬乞勅下該部覆請施

行臣愚不勝惶悚俟命之至